



唐

書

二十七



伊 8
1.735
251



1735
251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唐書百六十八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鈎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

新金圖書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諸同人八治
贈資一人八治



唐書百六十八

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任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

殿下收厭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昇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任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卽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任任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任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曄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

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佞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
佝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
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
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
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
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
珍等皆在喪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
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
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云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自
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
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

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
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
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畱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
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
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歔泣下太子
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佝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
騎常侍待詔佝本鬪茸貌遜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
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佝之無間也叔文入止
翰林而佝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佝尤
通天下賅謝日月不闕爲巨賈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叔文旣居喪佝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摠北軍不許

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擘者滉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侄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章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

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頭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

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儻儻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

材材

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財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頰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

孝惠高后開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

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陝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

奔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

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穢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貽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蹇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
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
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
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
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
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闔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
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
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
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
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
買土一廛爲耕畊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
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
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
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
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艱
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
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
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笑笑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比皆環偉博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懼法澳忍下才未伎又嬰痼病雖欲
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
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
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
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
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
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
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
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
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
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
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
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
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
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
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
流以訛越乃奮鼓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
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
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

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祇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闕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

罔

度克懷于有珉登能庸賢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珉增以騶虞神鼎脇毆縱躡俾東之泰山石聞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䟽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

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躡躡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爲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尨太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

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濤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糗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鈇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慕誠之既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一睢盱而混茫
 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
 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
 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二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
 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
 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
 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
 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且夫重仍乎禍謫既

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書惶惶乎夜寤而書駭兮類磨靡之
 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
 而迴邇日霾曠以昧幽兮歟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嗷
 嗷之哀猿眾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
 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
 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繫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
 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
 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
 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
 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輒軻曩余志之脩騫兮今何為此戾也豈
 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
 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

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

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畱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吳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畱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痕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身。歿官第，無畱貲，世重其廉云。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

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宐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終

唐書百六十八

唐書百六十八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唐書百六十九

唐書百六十九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畱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很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碁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

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廢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吳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

無爲豈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繫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

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
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
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垵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
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垵校
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
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垵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
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
之垵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垵方
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垵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垵始承旨翰林天子

筆
舊書作取

誠

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垵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
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瓘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瓘欲有關說帝憚垵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垵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
官垵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
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垵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垵權因探帝意自請
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垵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
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
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倚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
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垵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

惡稔可圖狀。埴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埴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埴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埴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畱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畱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埴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埴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埴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埴。埴

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埴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埴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埴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埴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埴引疾解史任，不宐冒奏，乃徙埴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埴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埴明

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

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詔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均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絀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

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

人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埒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郟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

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垪嘗二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

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方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鏞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覲李正辭辭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覲正辭

處厚皆清正以鈎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異意因取屬內六州畱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卽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

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卽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迨鑿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

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
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關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
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
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
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寢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
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
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
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旬歸樊
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
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于作詔賜澳曰密飭裝
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
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

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
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辟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
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
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
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
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網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襪袍
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旬解職每請
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
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卽遣使持往綬
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
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爲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畱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宐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霽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敕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愼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

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宥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

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卽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旣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溫性剛峻人望

以本下作祐

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辟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卽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杜表李韋列傳第九十四終

唐書百六十九

唐書百六十九

二高伊朱一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唐書百七十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閻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
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二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
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畱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
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
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
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
逆旅七箸者卽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劔門兵解梓潼之圍賊
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
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勻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

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板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眾降執闕子方叔壻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闕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豪之犯刑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脇汗者詣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

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潁州拜承簡刺史治鄆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潁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宅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叡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叡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礮會徐州救至叡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

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諡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旣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十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爲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廢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臯所任遣以七屬甲詐

未

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卽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來報賊泝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卽拜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畱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卽薦惠登爲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爲奉義軍卽爲奉義節度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

宿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十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賊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榮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諡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脩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辟嵩為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摧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為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為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為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毫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

擢

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靈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剗曉大誼環上其橐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浣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浣許諾賊攻堞壞不得脩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裨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為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浣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澉水引軍走陳求

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浣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諡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真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脇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豪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

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爲團練使俾鏐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鏐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鏐鏐

稱疾避之臯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旣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鏐種其塵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手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

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齎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弋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卽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諡曰魏鏐初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閎自高翊子弟亦藉鏐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韡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

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鏐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鏐家錢徧天下子稷歷鴻臚少卿鏐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鏐卒奴告稷更遺占沒所獻表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二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勝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爲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鏐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屬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

能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澉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傒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栖曜方游弈近郊賊協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

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陸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陸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畱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畱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

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諡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執必來援今廩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卽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

功

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二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畱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惛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

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侍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宐下弘景等乃奉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卽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馱帝訪其所以頤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於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

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退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卽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鹵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藜，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醢，徐以它辭請。

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
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
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爲
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
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
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乏欲饗士
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
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
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
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效
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盧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賴爲
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
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
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
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
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
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寤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
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
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爲我了杲事且當大
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
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
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
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

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畱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饒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召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

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延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城童奴字黃芩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城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城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城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畱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

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宋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

山反，西陲盡亡。寰內爲邊郡，每虜入寇，驅并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玼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玼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玼身鑄金象，今于國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

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遜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
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
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
詩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
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終

唐書百七十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唐書百七十一

唐書一百七十一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為雞田州
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
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
果稱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
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
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為振武
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
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
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
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
泣乃如初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稟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奉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成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潑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潑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潑河之堡可乘，且重胤

不可破，遣大將田頰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贅聚，弘怒不救，重違節度取頰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卽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蟻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襦珠琲，舉止光

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
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
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
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
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
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
城於池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
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
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
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奔洄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
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
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

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
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
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
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玘力戰破之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
慢言惴惴騰諫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
遽卽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還軍資况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
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
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
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庭湊復所治李宥亂汴
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卽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
陣薄之賊走宥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

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諡曰忠賻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勳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

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爲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寢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充海以重胤耆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志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

士如温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剖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卽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將重胤禽從史珙將救之旣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浣所器妻以女署牙門

子

將浣卒它壻田俛脅浣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卽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浣喪還京師帝召見歎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檠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澱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顏定淄青及光顏鎮邠詔分許兵往成沛又爲都將救鹽州敗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齊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齊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充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獷驚沛明示法制蒐閱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

太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常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楊元卿。御史。失其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撓少陽事。而輸款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去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

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圻爲一壻。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愬議。僞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觖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二月糧。舉軍出討。

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涇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大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儉巧所至聚斂諧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度使董晉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王翊署華襄城戍將華浚墮堦堞曰與賊搏數禽馘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矛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州與鄆北時賊略定滴河華遠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

比

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成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旣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巳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齊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齊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

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厮豎必待以誠信人以爲難

高瑀冀州蓟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句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飢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二千使隸

食諸道不受詔據潯沱河叛沔悉禽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相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殺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

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卽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二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罽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卽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

斬槓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槓之叛誼爲謀王今欲殺槓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槓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勢怏怏卒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終

西川中鳳圖
氏圖同南甫

唐書百七十一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

西川中鳳圖
氏圖同南甫

唐書百七十二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陰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修復隄闕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瘠薄葬者不掩櫃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改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沈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于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擗然有專漢南意所悟者類治軍法帝晚

務姑息。頤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于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棗陽。頤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頤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下未始誰何。初襄有髮器。天下以為法。至頤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頤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幸于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頤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頤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紿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頤。吏沈壁及它

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問之。頤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史不內。屏營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為恩王傅。子敏竄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頤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頤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諡曰厲。頤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頤諡。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為請。更賜諡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頤文吏。偃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

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領而歿猶以爲幸不宜更諡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勳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人少驍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脫身係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于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卽斬以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昇其子

晏平晏宰爲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隊遂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群爲武寧節度使群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群請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輩然後謁群謝曰此軍情也群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能討卽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由是挾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須李齊攻宋州智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齊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興請悉師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營招撫使既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
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冊拜
太傅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年七十
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晏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
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
不即行陰求援于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
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
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
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
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

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即
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援旣以捍洛
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椎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
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
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
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
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
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
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擢淄州刺史終天
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爲
後父虞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州刺史

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卽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爲助力所至大殺戮哀藪財貲極奢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七十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

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媼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號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政府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子中立字無爲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

試憤憤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珂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箠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王傳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殮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于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姦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

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劍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入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既又建奏疏濶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夾隄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
游後哀率煩重用度無藝人莫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
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噓流連方春南民爲競度戲亞欲輕
駛乃髻船底使篙人衣油絲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
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颿詫
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自是府財耗竭貞
元中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
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稟詔許之先是
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窘更舉軍帑錢與甸
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困窘略盡流亡過半
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
病不能謁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諡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
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
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
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
飾臣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貨貨市權貢驩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
有名得不敗云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終

唐書百七十二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裴川也鳳
氏南南南

唐書百七十三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
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
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
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
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
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
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
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
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
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
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瘡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挈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

奇

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鏐死，家奴告鏐子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郟，它相揣帝狀，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淝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

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于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橈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頡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

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劔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程昇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罅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相者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

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
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
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賈張陟負五坊
息錢云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
十百人列筮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通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
悟盧群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
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
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
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
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
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
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

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
而卒爲異罇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
東節度使穆宗卽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
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
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旣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
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
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
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
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于是文章極論未之省
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
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
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槩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

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爲姦儉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

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群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

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于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

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舍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又旬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恚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貴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卽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能然則答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

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

能無慮稍詭跡避禍于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勛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卽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

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
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
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勾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
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
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醫
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
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諡文忠賜禮優縟命京
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
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
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
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
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

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今廟食五子識諡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晤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
卿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
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為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
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
親臨遣識至治塚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
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
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
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
空諡曰昭

諡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勳望故
待諡有加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

諗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宮人取巾裹賜之後為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偽官不從遇害

賈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係其身度何訛云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終

裴川宅鳳堂

唐書百七十三

二李元牛楊列傳第九十九

裴川宅鳳堂

唐書百七十四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錮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為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儉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挺以詆傷

刻

及

度于是李伸韋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逐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齊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齊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午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于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于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爲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

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冤之初逢吉與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于是寢疎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伾坐事匿逢吉家名

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爲有司所發卽襄州捕之詭譎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爲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大師爲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于此臣敢冒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爲太子

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风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卽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

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耗，曠卽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于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

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卽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于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于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于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卽位

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爲虞。于是房杜王魏議可否于前，四方言得失于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于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謬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卽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

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倭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閔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南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

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沐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積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積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積不讓中人怒擊積敗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積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積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積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積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積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

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積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積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積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積思立奇節報天子以馱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于深州積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積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積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積輕帝獨憐積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積第

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替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碎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覈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

遷監察御史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昧當死賂官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暮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爲于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羨茅于民吏倚爲擾僧孺陶甃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

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劔南于是李德裕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縣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

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織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旣急于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旣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
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
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
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
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
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諡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蔚字
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大中初屢條切
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
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
中進至戶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
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會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
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黃

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
致仕卒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
治以剛明梃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
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
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季
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
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
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
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
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
膾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

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群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旣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爲刑部侍郎，襲奇章，男崔胤忌徽之，正換左散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劔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叩唃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

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進中書舍人時翽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爲寵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于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于帝共白徽納于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寶曆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大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卽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爲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

然之卽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干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卽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刺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彥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賕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議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竝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

今

人人駭栗連月雲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令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爲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閔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此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如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

規

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賊不許覃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既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寖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大敗子琨瓚皆擢進士令狐絢作相而瓚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絢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善御軍爲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于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劔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暮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大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

四能

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苞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卽再拜所能珣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珣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朋比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劔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黨耶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

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它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邪？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卽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

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邪？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糝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輔嗣復，珏不利于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鄆、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

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詒書曰姑何不斃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爲祕書

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徙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暉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宴上疏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暉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繇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廡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中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堯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主
非盜謂何逢吉險邪
積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
幸王屏昏不底
于戮治世之罪人歟

二李元牛楊列傳第九十九終



唐書百七十四

安政五年仲冬以万曆刊本二校句讀了

廿官夏長

